

阿霞

粵 剧

侯 甸 陈仕元

莫志勤 陈酉名

改 編



阿 霞

粵 劇

侯 甸 陳仕元 莫志勤 陳酉名 改編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 北 京

封面画：党育

阿 霞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907 字数33,000 印张 $1\frac{13}{16}$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插页2

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1966年3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69·907

定 价： 0.18 元

人 物

阿 霞——二十六岁，越南南方人民革命党某“战略村”支部书记。

阿霞姆——五十岁，阿霞的母亲。

文 安——三十岁，阿霞的表哥，中学教师。

四大伯——五十岁，越南南方人民革命党某“战略村”支部委员。

阿 珍——十三岁，四大伯的女儿。

七大爷——七十岁，四大伯的父亲。

黎队长——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

楊老青——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自卫队队员。

工会范主席。

报 童。

六 婆。

自卫队员、村民各若干人。

韓老五——伪军，后来起义。

肯 塔——美军顾问，上校。

阮 深——“公民事务部”特务长。

伪警察局长。

女秘书。

伪连长。

“战略村”伪警察。

美军、伪军、特务各若干人。

第一場

时 間：一九六三年秋天的一个傍晚。

地 点：兰湖附近，近处有棕櫚树，远处見湖光水影。

〔幕启，“叻叻鼓”，两伪兵（一个是韓老五，一个是伪兵丁）、两美兵上，“双捶”鑼鼓，肯塔、阮深、伪局长上。〕

肯 塔 （念）南越奔波快十秋，
兰湖不靜使人愁；

伪局长 （念）岸边芦苇随风摆，

阮 深 （念）浪里飄萍逐水浮。

伪連长 （內喊）报告！（“冲头”鑼鼓上）押来兰湖共犯，全部审过！

肯 塔 可有口供？

伪連长 沒有。

肯 塔 怎样审問的？

伪連长 問他們不說就打，打他們不說就……

肯 塔 （紧接）就杀！連长先生，对付越共分子，如果打杀有用，你可以睡大觉了！

伪連长 上校先生的意思是不杀？

肯 塔 不，要杀得有头脑！要他們供出“战略村”

地下組織，把越共分子一网打尽才杀！

伪連长 上校先生，高見！高見！（如狗一般点头。）

青 塔 真想不到，只有一个猪脑袋！

伪局长 我有一张鸚鵡嘴！（赅赅地）可以試試嗎？

青 塔 警察局长，你去？

伪局长 顧問先生，对付共党，我有經驗。

青 塔 好，請！（对阮深）小心警戒！

〔伪局长、伪連长、两美兵、阮深、青塔
向兰湖走去。

〔韓老五、伪兵丁分边下。

阿 霞 （內唱“梆子首板”）

为生存，須战斗！（“鐸边滚花”鐸鼓上，
唱“滚花”）

区委指示記心头，

火山爆发是时候。

春哥领导群众抗捐抗税，美伪强盜昨晚捕
去我們二十多人，今天我到区委請示，由我
代理春哥的支部書記，繼續斗争。任务重
大呀！

阿霞急步回村走，

发动群众杀寇仇。

〔远处传来枪声，阿霞向湖內观看。

阿 霞 （唱“快十字清”）

聞枪声，又痛亲人遭毒手，

无限恨，銘心刻骨記新仇。

执刀枪，驅逐虎狼杀走狗，

“战略村”，不捣毁永不罢休！

〔远处传来追人声，阿霞一看急避一角。

〔四大伯跑上，回头见伪兵追近，急躲树后。

〔两伪兵追过场。韩老五上，看见树后有人，上前搜索，阿霞一个箭步闪出，拦住韩老五的枪。

韩老五 （一惊）阿霞，你？

阿霞 韩老五，你想害乡亲？

韩老五 乡亲？

阿霞 我问你，你是不是越南人？

韩老五 我怎么不是越南人？

阿霞 韩老五，你要做个真正的越南人呀！（唱“快中板”）

誰不見祖国山河橫遭蹂躪？

誰不見田园庐墓血迹斑斑？

誰不見烧杀奸淫千般苦难？

誰不見狂轰放毒惨绝人寰？

越南儿女铁腰板，

刀斧临头頸不弯；

多少难忘家国恨，

岂有甘心作虎俦。

你不记得你老婆被美国飞机炸死，丢下无母孤儿吗？

韩老五 阿霞，我有难处呀！

阿霞 你的难处我知道，你先放走四大伯！

韓老五 (大驚)四大伯?

阿霞 (扶起四大伯)四大伯!

四大伯 阿霞!

韓老五 快走!

〔阿霞扶四大伯下。韓老五發現有人來，朝阿霞走的相反方向放槍。〕

〔肯塔、阮深、偽局長、偽連長等追上。〕

阮深 (問韓老五)人呢?

韓老五 (指放槍的方向)往那邊跑了!

阮深 (給韓老五一個耳光)飯桶!

肯塔 還不快追。

偽連長 是。(領偽兵下。)

——幕閉

第 二 場

時 間：緊接上場。

地 點：“戰略村”阿霞家門前，遠處見鐵絲網、圍籬、哨樓。

〔幕啟，“慢板鑼鼓”，阿霞媽從屋裡出來，盼望親人，嘆息。〕

阿霞媽 (唱“長句二黃慢板”)

天昏昏，地暗暗，

烏云压頂夜沉沉，
春儿抓去无音訊，
望眼欲穿不見人，
霞女紧随哥脚印，
忘餐废寝为乡亲。
心悲憤，不呻吟，
拼将老骨斗瘟神。
斬去老竹生嫩笋，
削了树枝还有根，
子子孙孙同上陣，（轉“滾花”）
美国强盜呀！
看你們海边丧命还是林里焚身！
〔伪警察引文安上，文安手提一包东西。

文 安 （一見阿霞媽，高兴地）姑媽！

阿霞媽 文安！

〔“先鋒鉞”，文安正要走近阿霞媽，伪警察把手一伸拦住，作要錢狀。

〔文安掏鈔票給伪警察，伪警察下。

阿霞媽 文安，你教书那么忙，还有空到“战略村”来？

文 安 表妹托我买药，我买好带来了，也想看看姑媽。（交药。）

〔阿霞媽拿药下，文安四看无限感慨。

阿霞媽复上。

文 安 姑媽，我看你們的生活不好过呀！

阿霞媽 是呀！自从阿霞兄妹鬧罢工，被开除，搬回乡下，想不到几个月前，又被他們赶到这个鬼“战略村”。

文 安 什么“战略村”？铁丝网，哨崗，哨楼，围籬，壕沟，簡直是集中营！

阿霞媽 惨事还多呀，昨晚美国顧問一来，就拉走二十多人，阿春也被拉去了！

文 安 表哥也被拉去？（唱“梆子中板”）

什么“民主”、“自由”原是假象，
什么“人权”、“人道”全是說谎；
今日文安亲眼見，
回城定要写文章。

〔伪警察押推七大爷、阿珍上。〕

警 察 你两公孙胆敢入城鬧警察局，难道你們吃了豹子胆？以后再去，打断你們脚骨！

阿 珍 不是我爸爸被抓去，你們派汽車来接，我也不去！

警 察 你再舌尖嘴利，我拉你坐牢！

阿霞媽 我們这里比监牢好不了多少。

警 察 什么？你皮肉也发痒了？（举鞭欲打。）

文 安 （急拦）又打人？

警 察 先生，你也該走了！

文 安 姑媽，我走了！

〔文安下，伪警察跟下。〕

阿霞媽 七大爷，有消息嗎？

七大爷 （摇头叹气）警察局的門口也入不得，我說

求一求門警，阿珍又不肯！

阿 珍 求他干什么！（拿一本书出来）春哥給我这本书也有說“宁肯壯烈死，不願屈辱生！”

〔“叻叻鼓”，阿霞扶四大伯上，若干村民随上，四大伯还有些昏迷。〕

阿 霞 阿媽！

阿霞媽 （一怔）四大伯！

阿 珍 （搬凳給四大伯坐）爸爸！

〔四大伯慢慢醒来。〕

七 大 爷 阿四，你怎么回来的？

四 大 伯 阿霞救了我！

阿霞媽 四大伯！

四 大 伯 （张开眼一看，見是阿霞媽，突然震动地）阿霞媽！（欲言又止。）

阿霞媽 （惊問）四大伯，出了事嗎？

阿 霞 四大伯，你讲吧！

四 大 伯 （站起来，强忍滿腔怒火）霞媽，你坐下！

〔众有預感，空气很紧张。〕

四 大 伯 （唱“霸腔滚花”）

志士鮮血洒兰湖，

水底沉尸惨惨惨！（轉“二黄慢板”）

天挨晚，抗捐人，被押湖湾，

先利誘，后威迫，千磨百难，

皮鞭抽，铁棍打，极尽横蛮，

揮利劍，举尖刀，穿心刺眼。

要供出抗捐抗稅领导人！

众 人 有人說嗎？

四大伯 沒有。任敌人怎样利誘威迫，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刺倒一个起来两个，刺倒两个拥上十个！（唱“二黄慢板”）

美国鬼，气昏了，愈发凶殘，

泼汽油，烧乡亲，皮焦肉烂。

有个孕妇身上烧着了，强盜們还把她推过来，推过去，那个美国顧問还对准她一脚，把胎儿踢下。就在这个时候，有个血肉模糊的人站出来！（唱“二流”）

罵美帝，斥越奸，气壮河山！

他讲：

越南地，每寸土，不容侵犯，

越南人，骨头硬，宁断不弯。（轉“滚花”）

話未了身中三枪，

他他还高声呼喊：

打倒美帝国主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万岁！胡伯伯万岁！

阿霞媽 他是……誰？

四大伯 他就是阿春！

阿霞媽 阿——春！（暈一下。）

阿 霞 媽，不要难过，我們要抬起头来！美国狗强盜，你抓吧，杀吧，你的鎖鏈鎖不住我們反抗的双手，你們的枪炮打不烂我們爱国的心！

阿霞媽 阿春，你做得對！（由悲轉憤，唱“滾花”）

獻身祖國，雖死猶生。

〔“沖頭”鑼鼓，村民乙上。〕

村民乙 狗兵來了！

阿霞 四大伯，快去地洞避一避！

〔阿霞與四大伯下，眾分下。〕

〔“急急鋒”，四偽兵上場，分邊搜索下。〕

偽連長上，四面觀察。

〔四偽兵復上。〕

四偽兵 報告連長，逃犯沒有搜到。

偽連長 笨蛋！

四偽兵 是，連長！

偽連長 我不信他會飛上天，快把不穩分子家屬通通帶來！

四偽兵 是！（跑下。）

〔偽兵押群眾上。〕

偽連長 （走到高處）你們听着！剛才陳老四逃回村里，躲在你們哪一家？快說出來！不說，我就不客氣了！（巡視，突然對村民甲）躲在你家？

村民甲 沒有！

偽連長 （指村民乙）你包庇！（見村民乙不理睬，又氣急敗壞地對阿霞媽）你窩藏？

阿霞媽 你問我要人？我才問你要人，你快把阿春還給我！

偽連長 誰叫他煽動村民抗捐抗稅？（發現七大爺）

哦！原来你在这里，老鬼，你的儿子藏在
哪里？

七 大 爷 人被你们抓走了，你还问我？

伪 连 长 你想死？（举鞭欲打过去。）

阿 珍 （急扑上前）阿爷！

伪 连 长 呵！你爸呢？说，说！不说我枪毙你！（按枪。）

众 人 你敢开枪！？

伪 连 长 我就开枪！

肯 塔 （内）慢！（“先锋鼓”锣鼓，急急出来）连长
先生，你未免太过分了！（矯揉造作地）亲
爱的越南公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美国人，
我很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举动。流血是最
不幸的，我们主张民主、自由——

阿 霞 姨 你们杀人也是民主自由吗？

肯 塔 不，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走近阿珍）小姑
娘！

伪 连 长 （对肯塔）她就是陈老四女儿。

肯 塔 （唱“板眼”）

你爸爸没问题，何必惊慌；

我同他是老朋友，有事商量。

我喜欢你漂亮聪明，你把真话对我讲，
说出你爸爸在哪里，我送你上学堂。

阿 珍 不知道！

肯 塔 知！知！（手拉阿珍）来，我给你“巧克力”。
（阿珍拒受，即强放进阿珍衣袋，发觉有书，
取看）噢！小姑娘真不简单，还读北方书，

小姑娘，誰給你的，这个人現在哪里？

阿 珍 在我心里。

〔“先鋒鉞”鑼鼓，阿珍追肯塔要书。

阿 珍 把书还我！

〔阿珍追上咬肯塔手，肯塔推开，书掉地。七大爷追罵，肯塔脚踢七大爷，阿珍再追，肯塔連开两枪，阿珍倒地，众切齿憤怒追向肯塔，肯塔狼狽下，伪連长、伪兵边拦边下。

〔众围近阿珍，阿霞上，見狀急抱阿珍。

阿 霞 （撥理阿珍乱发）阿珍！

阿 珍 （睜一下眼）我的书呢？（把书紧抱死去。）

众 人 阿珍！（极悲憤。）

〔七大爷接抱阿珍。

阿 霞 乡亲们！（口鼓）

不流泪，不哀号，
旧恨新仇一起报！
血債記在鋼刀上，
以牙还牙刀对刀！

阿霞媽 （极憤怒，入屋拿出柴刀）乡亲们，这是什么世界，他們要拉就拉，要杀就杀，我們与他們拼！（持刀欲走。）

〔“先鋒鉞”鑼鼓，群众随着阿霞媽走向肯塔下場的方向。

阿 霞 （急跑在群众前面劝阻）乡亲们！（唱“二流”）

誰不想，把敵殺，
誰不想，把奸鋤。
眼前敵焰正囂張，
莽撞有如蛾撲火。

乡亲们，想好办法再告诉大家，大家先回去吧！（从阿霞手中把柴刀取过来。）

〔七大爷抱起阿珍尸体下，众下。

〔“叻叻鼓”，四大伯拿着阿珍的书上。

阿霞 四大伯，阿珍……

四大伯 我知道了。（悲愤地把书一扬）阿霞，群众实在忍不下去了，我们要赶快跟上级联系，早日行动！

阿霞 （几乎哭出来）四大伯，你说我就能忍得住吗，你们昨天被捕，今早我便去找区委。

四大伯 区委有什么指示？

阿霞 区委指定我代理春哥的支部书记，决定请求部队捣毁这一带六个“战略村”，叫我带信去竹林坡找 MA 区游击队。

四大伯 好呀！

阿霞 四大伯，你是个党支委，我去了以后，村中工作靠你担起来了！（把柴刀交给四大伯。）

四大伯 你就去？

阿霞 马上去！

四大伯 （一想）阿霞，阿春牺牲了，你的未婚夫阿光又远在北方……

阿 霞 (搶說) 四大伯, 你不用說了, 我如果三天沒消息, 你派人繼續去找游擊隊。新的聯絡口號是: “老鄉, 這裡有沒有老虎?”

四大伯 “老鄉, 這裡有沒有老虎?”

阿 霞 回答是: “多得很!” 反問一句: “你怕不怕?”

四大伯 第二句回答呢?

阿 霞 “我正想打它幾只, 為民除害!”

四大伯 “我正想打它幾只, 為民除害!” (唱“煞板”)

路上當心蛇與鼠,

阿 霞 (接唱) 劫後慎防風和雨,

阿 霞 (接唱)

四大伯

冲破漫漫长夜,

哪怕道路崎嶇。

——幕 閉

第 三 場

時 間: 第二天。

地 點: 山坡, 大榕樹前, 遠見七層塔。

[幕啟, “沖頭”鑼鼓, 楊老青持槍上, 扎架。]

楊老青 (英雄白)